



# 莱州大集

□ 杨君

莱州市在1981年发现了6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蒜园子遗址,1993年发现了莱州路南部北齐唐初的窖址遗迹,2021年发现了6000年左右吕村人类聚居的遗迹遗址。由这些遗址出土的文物可知,莱州古时出现的物物交换的集市雏形,与莱州历史一样久远,距今约有五六千年。

莱州古体历史同样悠久,自西汉高祖四年(公元前203年)置掖县,至今已有2200多年,曾为国之都、道之所、府所在、郡之首、县之治,北魏置光州辖东莱、长广、平昌三郡十四县,清设登莱青胶道达山东三分之一境域,是胶东半岛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,享有“齐鲁之甲胜,天下之名疆”美誉。交通方面,清末有府驿道3条,1922年烟潍公路竣工,1929年莱海路、1937年青沙路运行,莱州成紧密联系胶东、昌潍、青岛三地的接合部。这些硬条件、大环境,是莱州大集产生的必然因素。

莱州大集,曾称莱州府集、掖县大集、掖城大集,俗称南关集、城关集。该集承载着集市的历史和传统,彰显着市场的现代与时尚。

莱州市在1981年发现了6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蒜园子遗址,1993年发现了莱州路南部北齐唐初的窖址遗迹,2021年发现了6000年左右吕村人类聚居的遗迹遗址。由这些遗址出土的文物可知,莱州古时出现的物物交换的集市雏形,与莱州历史一样久远,距今约有五六千年。

莱州古体历史同样悠久,自西汉高祖四年(公元前203年)置掖县,至今已有2200多年,曾为国之都、道之所、府所在、郡之首、县之治,北魏置光州辖东莱、长广、平昌三郡十四县,清设登莱青胶道达山东三分之一境域,是胶东半岛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,享有“齐鲁之甲胜,天下之名疆”美誉。交通方面,清末有府驿道3条,1922年烟潍公路竣工,1929年莱海路、1937年青沙路运行,莱州成紧密联系胶东、昌潍、青岛三地的接合部。这些硬条件、大环境,是莱州大集产生的必然因素。

## 莱州大集变迁

明嘉靖十四年(1535),明代重臣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、莱州人毛纪,纂修了第一部《莱州府志》。其中的《集市》章节记载:“掖县,城集十(无详名),乡集九,沙河(等,余者略),神集,海庙四月初八日、双山四月十八日。”这是莱州集市首次入志。至此,看官可能与笔者生同感:集市首入史志,不等于集市产生时间。尽管该志未标注莱州集市的产生时间,也有莱州资料将其时间等同于入志之时,这并不影响古迹所示,莱州在五六千年前就有人类聚集,就有物物交换的必然性、合理性,这就是集市的雏形。该是那时缺少科学考古,影响了史志的详考与记载,我们不能苛求。

万历三十二年(1604)府志重修,记《集市》章节。清康熙五十一年(1712)版,《集廉》章节称:“莱州府掖县,在城集四,曰:东关集、南关集、西关集、北关集,在乡集十有四,曰:沙河(等,余者略),神会二,海庙会四月、十月,双山会四月。”乾隆五年(1740)版,《集市》载:“掖县,在城集四,东关、南关、西关、北关,在乡集十有四,沙河(等,余者略),神会二,海庙会四月、十月,双山会四月。”嘉庆十二年(1807)、道光二十三年(1843)、光绪十九年(1893)该志三续,提示市集“见前志”。民国二十四年(1935)四续版,对《市集》首次称有五集,曰“小十字口街一六日、东关二十七日、北关三八日、西关四九日、南关五十日,乡集(69处略),庙会(80余处略)”,均有集日和会期,主营土产杂品。新中国成立至今,1996年、2018年两度编纂《莱州市志》,对莱州大集始有详记。

莱州4修府志,7修县市志,纵历500年,多涉集市,城集为先,乡集沙河、朱桥、平里店等前列。记忆有失,纸寿千年,这些志集,为世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。只是,除今志,古志抑或囿于考古未见、撰写程式等原因,未见记载集市的活动。

明朝时,莱州有大量四川移民进入,又开始有大批莱州人闯关东,清初突破海禁,时有人流物流叠加于统辖胶东的莱州府地,广泛促进了莱州的商贸活动,为莱州集市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商机。晚清之时,南关大街有杂货铺、黄酒馆、烧酒馆、伙食铺、烧饼铺、糕点铺、豆腐坊、烧肉铺、屠宰坊、冷冻品。并以6部冷藏车,每天向全市四五十终端商户冷链

扎纸铺、剃头铺、饭铺、烟店等,林林总总30多家。集日若逢就近的20多处庙宇会期,行商更是遍布街巷,与古楼街的商家遥相呼应,集市愈加兴旺。

今年90岁的莱州图书馆老馆长孙景璞先生搜集的莱州民谣说:“羔、羔、羔,你别哭,你爹上了莱州府,给你捎回好要物:扳不倒、滑石猴、嘎啦人、泥老虎。你说花了多少钱?咕嘎吐嘎两毛五。”这些鲜活生动的民谣,所言并非空穴来风,它以小见大,应是上千年莱州府集的缩影。

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,县城取消五集,包括小十字口的一六集日,专设大小十字口的东西街为天天集,旺季向南延至汤家胡同,增加蔬菜瓜果、禽蛋、猪羊肉摊儿,也能见到民间手造工艺品如草编帽、滑石猴、泥老虎、小泥哨等,来赶集的人多达四五百。1946年为防国民党空袭城区,大集迁至南阳河北岸,得数棵柳天大杨树掩护。1948年秋天迁至南关南北大街,牲口、柴草、木货市因吵闹和防火原因仍留南阳河。

1954年,我部队推平了南壕沟北沿及原南城墙基的残垣杂土,大集随后迁至此地,由东向西有果蔬、土产、禽、蛋、农具、杂货、工艺品、衣物、粮食、海产等地摊儿。1958年改天集为三、六、九集日,每集大约有2000人。1965年后,壕沟北沿常有工程施工,大集又回迁南关大街,不久向北扩至南门里即今鼓楼街南部,占地增至5000多平方米。1966年夏秋此地开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,禁止庙会山会活动,城里和全县各集开始萧条。

进入上世纪80年代,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,集市不断扩大,交易空前活跃。南关大集面积近10万平方米,来赶集的有3万多人,上市品种近7000个,集市划分位蔬菜、粮油、肉禽蛋、干鲜果、水产品、猪羊、花鸟、五金、木货、柴草、百货、衣被、棉花等30多类,交易者来自周边约20个县市。其间,莱州大集与沙河、朱桥等领衔的全市集市,与全县的供销社、国营商业呈三足鼎立之势,同为人流物流资金流的有力载体和主渠道,为满足民众生产生活需要、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上世纪90年代前后,莱州市工商系统在鼓楼街、文泉街、文昌路南部先后设工商所、分局和市场处;于原缝纫机厂南侧,征地建起6000多平方米的农贸市场大棚,1991年农历九月初七开业。同日,文泉街集迁至拓宽的文昌路南首和南阳河北街,呈两直角边形延伸的街面大集,面积20多平方米,规模壮观。

经过多年的升级改造,今天的莱州大集,既传承了二七集日露天天地摊儿的传统,更有进厅入室风雨不误的新范儿。这新型开放的市场业态,彰显国家与时俱进的管理改革,筑就大众创业的广阔平台,使原本普通的人们也能在此劳动致富。更有群体精英,以年均上千万元的营业收入,创造着自己的人生奇迹。

## 市场弄潮儿

人是历史的主体,事是历史的载体。笔者编写《莱州南关史志》时,曾采访过打拼在市场上的的一些商家,很有感触,简述几例,见仁见智与之分享。

水产市场上的王学良、王兴林,都是16岁踏上社会,在文泉街、农贸市场卖过地摊儿菜。转而都做水产生意,花费数十万元买上2个吨位的汽车装货柜,往返于三山岛和市里。再后来,建设冷库、添置多辆多种吨位的鲜活运输专车,批发兼零售,生意做得一派红火。

杨建辉和由永东同来自南关村,不同的是两人相差20岁。年轻的前者从装修工、出租司机起步,转而建起5000多平方米的5000吨冷库,雇工30人,开11间门头专营冷冻品。并以6部冷藏车,每天向全市四五十终端商户冷链

配送,成胶东同行业中的佼佼者。现近7旬的老由,干过大队的机械活、售货员,后独卖小商品,赢得金锣火腿肠、安琪酵母等著名企业青睐,获赠5部货柜车,现有8部车送货到全市各点,以小商品拉动大市场。

张贤明、孟宪崇,前者南关人,后者来自程郭镇。前者是进南岸市场的首位商家,从市供销系统下岗后开始卖杂品,曾遭车祸、赔过本钱,却不甘平庸。筹措资金2000万元与同仁建起1万多平方米的营业楼,引进业户20多家,瓷砖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后者干过市台钳厂临时工,曾借地板车去农贸市场卖过小食品。后在南岸租700平方米楼作基地,筹建占地60亩、使用权30年的物流园,与天地华宇、德邦、顺丰、邮政物流公司合作,成山东东部县级市最大的陆路物流园。

说莱州大集,不能不说其小商品;说小商品,不能不说临沂人。临沂商客和众多外地人一样,与莱州大集同呼吸,共成长。

1989年5月,莱州市食品厂、药材公司、供销宾馆等处街边,出现了一两个不起眼的小地摊儿,卖牙膏肥皂小百货、饼干山楂片小食品,到年底增至六七个,为莱州城集添了一抹亮色。这些地摊儿,清晨搬出租屋,晚上万家灯火渐熄撤回。遇雨雪盖纸壳,日晒好似无所谓,一阵大风吹过,不是送来泥土,就是刮走物件。这就是33年前,风餐露宿的临沂商户首闯莱州的真实写照。

笔者曾采访最早过来的如今60多岁的许培贞、50多岁的程寿荣表兄弟。他们从沂水县许家胡镇胡家马庄出发闯胶东,由老乡作向导,考察过龙口、招远、蓬莱、芝罘、栖霞、牟平、海阳等集市。程寿荣感觉莱州条件好,比老家先进,就留了下来,也有老乡去了其他集市。当时他们村400多户,超过半数人出来闯荡,许培贞戏称为“流窜犯,占一半”。他们各家父母至少养活着老小八九口人,虽然地瓜面摊煎饼加地瓜和地瓜干能吃饱肚子,可仍没钱盖房子、买衣服、娶媳妇。国家政策放开了,出来摆摊儿一天挣个十元二十元的,赚上吃喝还能补贴家用,但临沂人多不好干,就跑这来了。

他俩说农村人没本钱,好不容易各筹了3000元合伙,轮流着一人跑路进货,一人就地守摊。开始时两人月付60元合租2间房,继而花200元租独院4间房,又花几百元进小商品市场,搬上铁床或水泥台经营,离开泥地不再打游击。平日买卖不错,集日更好,增加了小电器、小五金、电缆、劳保品类,环境不断改善,收入不断增加。许培贞有4女1子,其中3个在莱州上的学,第三女儿还由莱州一中考上大学又读研究生,是他老家少有的高学历,老许满心高兴。

今年70多岁的王清贵,1989年底自临沐县蛟龙镇碧石桥村来到莱州。他说当年父母养育7男1女,全家12口人只有3间草房,哥哥们常出去找地方睡觉。夏天好凑合,冬天睡的是生产队的牛棚。分家后遇土地承包,他这边4个人有8亩丘陵薄地,没有水源,收的粮食少。他便弃田去江苏扬州、连云港求生存,和小舅子结伴到平度县做生意,转而又到靠近大海空气好的莱州常住。

他曾身无分文,借妻子伏圣兰二姑家的40元当本钱,从最便宜的手针买卖做起。一小包25根针进货2分5,外卖1毛钱,净挣7分5。他不以利小而不为,一天也能挣上十几块钱。现在老王夫妇经营着数百种货,两个儿子早已成家各有事业。

临沂人吃苦耐劳善于经营,一时间成为莱州人学习的榜样,先后有上百人跟去临沂进货开眼界,两市商户擦着劲干,共同激活着莱州市场。

60岁的宋家宝,小时常听爷爷说“济南府、青州府、莱州府,府间相隔三百五(十里)”。爷爷年轻时还赶毛驴到莱州海边驮过咸盐,中年到沙河大集为生产队买过牲口。宋家宝凭爷爷及今人传递的美好印象,也闯了莱州。1991年11月末天下着雪,31岁的他肩扛行李卷,手提生活用品,妻子肩存怀抱出生才2个月的孩子,从老家临沐县周庄乡宋桃元村,一路辗转来到莱州。30多年转眼过去,他们全家披星戴月艰辛劳作,终于在莱州站稳脚跟,占得了一席之地。

较之年长的王清贵,宋家虎1991年到莱州时才15岁,还是“童工”。他的同胞大哥早一年来到莱州,在西关摆地摊儿卖针线纽扣,他随之跑来卖文具,不承想越做越大。2012年他租2间店面找3人帮忙,2015年租8间房屋8人打理。今年初又扩大场地1000多平方米。进货,之前自己出车拉,或由配货人配够吨位送,现在他从微机、手机上下单,物流随时送来……

在莱州大集及其附近的一些集市上,来自临沂、德州、枣庄、潍坊和东北三省乃至江苏、四川、湖北、福建、贵州等全国多地的商家,约有500多户数千人,近20年几乎都买上了自己的房产。他们的子女多数在莱州就业,也不乏三代之家就地安居。30年前他们到莱州,历经艰辛后都收获了富足的生活,留下了难忘的情结。难怪上了年纪的商家们说,他们已把年轻时光留在了莱州,对这里的一集一市、一街一巷都刻骨铭心,愿永住此地颐养天年。正是:纳迎百川莱州畔,孕育集廉五千年。方圆遍开来万家,芸芸众生追梦圆。

回家后,母亲把嘟噜蟹洗净后放点盐,放在锅里添点水,等开锅后二三分钟,青色的蟹子就变成了红色。吃蟹子的时刻非常激动人心。雄蟹个头大,蟹膏富含蛋白、脂类和其他各类营养,营养价值高且十分美味。母嘟噜蟹体形比公蟹大一圈,但壳内膏黄正肥,同样味道鲜美。还可以裹上面糊,放到油锅里炸一炸,是一道难得的下酒菜。爆炒小嘟噜子,大人孩子也都喜欢吃。就着大黄饼子,我能吃一大碗。小螃蟹肉不多,吃的时候,连皮一块嚼,嘎嘣嘎嘣脆,鲜香又可口。

邻居有个“酒仙”二哥,平时喜爱喝两口,家里没有酒肴,他就用嘟噜蟹制作佳肴。春天趁海枢来螃蟹洗干净后,放在大小合适有盖的容器里,倒进高度白干,将嘟噜蟹淹没,加少许糖、盐、姜丝,加盖醉泡;沥掉酒,再加入葱、姜,少许优质鲜酱油,搅拌均匀后就可食用。其味鲜美,色泽自然,肉质生嫩。虽说是生吃,但经过高度酒醉后,肉没有了生腥味,佐酒下饭两相宜。这种方法就是现在的“醉蟹”。

除了春天,八月也是吃嘟噜蟹的好时候。那个时候,数以万计的嘟噜蟹堆积如山,可以说是泛滥成灾。生产队自然也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,适时派出精兵强将,轮流从海滩往村里运蟹,一天时间场院就堆出了一个小蟹山。分给村民后,剩余的和杂草搅拌在一起,可以用作肥料。庄稼一支花,全靠肥当家,喂过螃蟹肥的庄稼生长,比尿素都好使。

40多年弹指一挥间。随着物质的丰富,过去受宠的嘟噜蟹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,被光鲜亮丽的大闸蟹、梭子蟹、帝王蟹等取而代之。但我依然想念老家的嘟噜蟹,想念那段贫穷却美好的日子。

## 悠悠往事 灯的回忆

打我记事起,我们那儿的乡村就早已经点上火油灯了。火油又叫煤油、洋油,大概它和洋钉、洋火、洋铁桶之类一样,起初属于舶来品,所以,我一直不解母亲教给我唱的那首童谣:“小老鼠上灯台,偷油吃下不来,唧唧哇哇叫奶奶,奶奶不搭理,啪啪两鞋底。”我问母亲:“小老鼠偷油吃,它不怕被油火死吗?灯瓶有盖,它能吃得到吗?”母亲则告诉我,从前是点豆油灯的。

我只在村里一家人的院墙根看到过一盏废弃的豆油灯。它有一个敞开的半圆形灯碗,灯碗里可装灯芯和豆油,老鼠是爬上这样的灯碗偷油吃的。看到这个豆油灯,我似乎也明白了那首童谣的意趣。

当年,我们点的火油灯,是由一个哑铃形的灯瓶和一个连着灯盖的灯芯管组成的,铁皮卷的灯芯管里插了一根纸灯芯。灯芯烧得时间长了,灯火就会暗下来,需用针往上拨出一点点,灯火才能明亮。一般每隔半小时拨一次。等拨得灯芯够不着油了,就抽出来,再换上一根新灯芯。那时,父母不让把灯芯拨得太大,一是费油,二是熏家。晚上在灯下坐着看一小会书,第二天鼻孔准是黑的。

母亲却是常年夜里坐在油灯下做手工的。多数是糊鞋帮,偶尔也缝补衣服。父亲会做鞋,有修鞋的手艺,母亲做的鞋帮都是给父亲做鞋用的。

我记得,那时一家一般只买一盏油灯,如果家里人多,一盏灯不够用,也不再买,而是找一个药瓶之类的自己做一个。小学的时候,我们上早学、上夜学,每一个学生用的都是自家做的药瓶灯。一个座位一个,或同位两人合用一个,今晚用你的灯,明晚用我的灯。每夜,灯芯明亮如豆,灯烟袅袅升腾。满教室弥漫着火油烟的味道,不过那时的人都被熏习惯了,也不觉得有什么不适。课间如果出来上厕所,在院子里环视各教室,每张课桌上都有一盏油灯,灯光交相辉映,清辉洒向窗外,还真有点童话的意境。

自制的灯有一个缺点,就是没有较大的底座,容易倾倒洒油。我小时候就经常弄洒灯油,有时正看着小人书,看到兴奋处,一不小心就会碰倒灯弄洒油。有一次,父亲才加满了灯油,就被我碰洒了,洒了一书,一裤子,还流到了炕边的被子上,满屋子呛鼻的火油味。火油不像汽油,不易挥发的,所以我被母亲狠骂了一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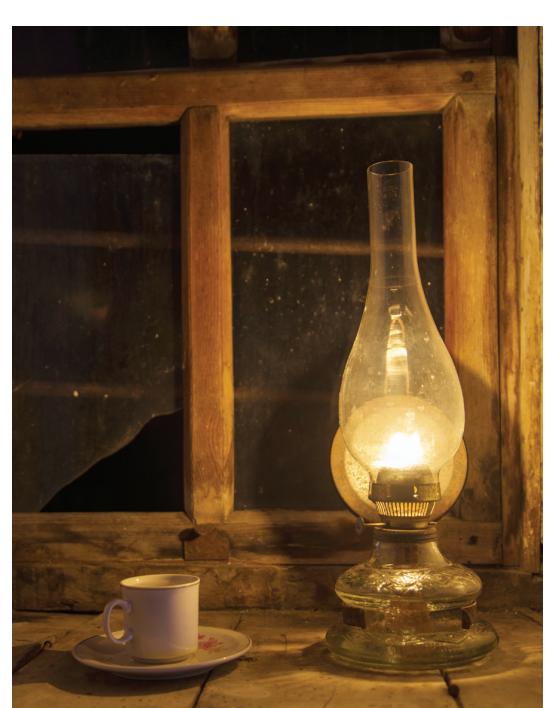
那时,有的人家为了省油,在厨房和卧室间隔的墙壁上挖一个洞,将灯放在洞里,这样既可以照着厨房做饭、洗碗,又可以照着卧室做活儿。但做绣花或织花边的细活儿,是不能如比放灯的。绣花必须把灯放在绣花撑子上,靠近,不然看不清针脚。灯离人近了,就容易熏黑眼鼻孔。很多绣花的妇女一晚上下来,常被熏得眼红鼻黑。记得我上中学时曾写过一首小诗《绣花的妈妈》,虽稚嫩,却真实地反映了我母亲和村里妇女们夜间在油灯下做活的辛苦:“妈妈,你怎么老绣花、老绣花、老绣花……我没睡时你在绣花,我睡一觉醒来你还在绣花,世界上到底有多少花呢,你怎么老也绣不完?你的脸那么瘦,那么黄,小油灯熏黑了你的鼻孔,也把你的眼睛熏坏了?要不你怎么常常流泪呢?”其实,我母亲从没做过绣花的手工,她一直是做鞋帮的,不过也和绣花的人一样,每晚都在灯下熬夜劳作。

我记得,一直到1977年我上高中了,还是自带油灯。那时学校有一台发电机,但每晚只发一个半小时的电。下课后,或者发电机坏了时,还得点油灯。每个同学的油灯都存放在班级的窗台上,随时可以拿来用。

点油灯的年代,同时还有马灯和汽灯。马灯是当年农家必备的照明工具,因其有一个玻璃灯罩,所以防风。夜里,去生产队领粮食或干农活时,便用它照亮。用它比用手电筒省钱,也实用。

最后说一下汽灯,它个头大,烧汽油,只有大队部和生产队才有。夜间,村里开大会或生产队集体劳动、分粮食时才点。这种点灯起来很亮,而且几乎没有油烟和气味。在我的记忆里,当年汽灯的亮度可以和今天的电灯相媲美。小时候,那些村民集会灯火通明的场景,也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深处,有时做梦还会梦到。特别是农闲时的晚上,本村或外村的文艺宣传队在学校操场上搭台演剧,舞台四周并排挂着好几盏汽灯,明亮如白昼,引得无数灯蛾绕灯翩翩。台上是咿咿呀呀唱戏的演员,台下是人山人海看戏的观众,场面非常壮观。那样的场面,在乡村不是很多,所以每次遇到那样的夜晚,大人小孩都特别激动,提前几天就在本村或邻村奔走相告,事后好多天还有人在谈论那晚的趣事和轶闻。

今天,油灯、汽灯都已被电灯取代,但那个年代油灯留给我的温馨而纯朴的记忆,却不会随岁月的流逝而消失……



## 征稿启事

为进一步凝练城市特色,挖掘文化内涵,打造城市名片,提升城市竞争力,“仙境